

羣書類編故事

卷之四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五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文學類

劉子學術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節也今成子墮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十三

識龍鮓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

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遺

誤解蹲鴟

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蜀都賦注解蹲鴟羊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饋蹲鴟顏氏家訓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復註釋解蹲鴟云今之羊中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拊掌大笑唐新語

愛掉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閣門曰大尉遣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致詞進笏前跪移時竟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大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玉壺清話

不識字義

李建勲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鶻冠云五藏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胃懷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鶻冠子也

阿蒙學識

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始就學魯肅過蒙言議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楊雄著書

楊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太元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時嚴

尤聞楊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楊雄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俱存本傳楊子雲作法言蜀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論衡

子建八斗

曹子建魏曹丕弟封陳王博學多才謝靈運美之曰天下文章共一石子建自有八斗我只得二斗自比其不及子建也魏志

著論衡

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

壁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祕玩以為談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王克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偕嘗詣之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偕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抱樸子

興嗣千文

周興嗣梁人武帝欲教諸王書令剪鍾王所書字一字一片紙召興嗣韻之一夜編上鬚髮皆白尚書故事

携餅借書

起峻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峻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携餅食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峻辭曰所為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

之一室中暖闇戶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書
主人長揖而還却掃編

寫書皆精

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雖不多而
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
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鏤六經板印行石林燕語

王勃序閣

勃唐人都督閩公鎮豫章九月九日燕滕王閣閩公宿命其婿
作序以誇客出紙筆遍請客客莫敢當時勃年十三欲往南海
省父亦預席獨不辭公怪之遣吏伺其文立成又私燕勃謝以
五百練而去序注

江淹才盡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孟曰前以壹

足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
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還君自爾淹文章躋矣
又曾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宿冶亭夢一丈夫自稱
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
還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人謂之才盡

君房代詞

張君房宋人時當直詞臣學多不優以君房代之真宗命撰日
本國祥光記張醉飲樊樓當直者大窘錢楊二公戲作閑忙令
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忙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
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湘山野錄

依樣葫蘆

陶穀文翰為一時冠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
穀下穀不平乃俾其黨因事薦穀以為穀久在詞禁宣力實多

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決意不用

東軒筆錄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兀术且至矣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過於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嘗特補承信郎復因范覺民入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曰我亦能拆字石詰之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笑周益公玉堂雜記

杜子美詩

杜甫渾涵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貞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甫又善陳時事律法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
僅許可至歌詩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本贊
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本傳

李賀錦囊

李賀每旦日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
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
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卒如此賀能探尋前事今古來未嘗經
道者

賈島推敲

唐賈島於京師騎驢得句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作推字練未定引手作推敲勢時韓愈權京兆尹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備道所得愈曰敲字佳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交又每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祭以酒脯曰勞吾一歲精神祭而焚之

嘉話并金門歲節

李白聖於詩

李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兩春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折節讀書

陳子昂始以豪家子狂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

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
無不該覽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
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
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淮南子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五

[illegible]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六

四明王鏐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性行類

飲盜馬者酒

秦繆公亡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往殺其馬方共食肉繆公謂是
吾馬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
以次飲之酒殺馬者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食馬得
酒者遂為之潰圍公得解說苑

鼠齧馬鞍

北魏哀王冲為鼠齧馬鞍俗云鼠齧不吉吏懼以為必死冲憐
之故以刀穿已衣如鼠齒狀繆言鼠齧齧者不吉太祖曰妄意
耳何害也俄而吏以齧鞍聞太祖曰兒衣尚然況鞍乎遂不之

問北史

不疑償金

雋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意不疑不疑乃買金償之而先告歸者未歸金亡金郎大慚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盜嫂何也不疑曰我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以此稱為長者史記

羹汚朝衣

劉寬華陰人漢靈帝時遷太中大夫居官多恕夫人欲試之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畢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變徐曰羹爛汝手乎又嘗出行有失牛者就寬車認牛去寬無所言有頃認牛者得牛還謝罪寬曰物有相似幸勞見歸其性度如此本傳

師德包容

婁師德鄭州人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薦之而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武后見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能窺其際

本傳

富弼忍詬

弼少時有人詬之者聞若不聞人或告之弼曰恐詬他人曰明呼公名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遂致相位不亦宜乎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